



七月七日晚上在維多利亞公園裏，一個名正言順的和平示威竟演變成一場不大不小的暴動。

這個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所領導的示威行動，在一個多月前我便略有所聞，後來申請順利，警務處長親自批准，但附帶條件要得到市政局的批准，當時滿以為政府當局經過過去多次青年示威，重申和平示威的權利，已略有尊重民權民意之民主精神，但是很不幸，市政局當局諸多留難，務求令任何民權運動都胎死腹中。香港大學學生會以尊重法律不欲與警方衝突為理由宣佈退出行動委員會，行動委員會主席又經已辭職，離開示威的日子只有兩天，竟然發生這件不愉快的不團結的局面，令人不禁為該日示威的進行擔心起來。警方的干預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事，但誰也料不到竟然發生這般嚴重的流血事件。

事前朋友同學家人都勸我不要以身試法，自討苦吃，更有人說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白費功夫的愚蠢行為。直至今天早上我還是下不定主意，但是今早返校時在大雨淋漓下，有一位青年朋友冒雨派發傳單，我深深被感動，於是下了決心好歹也要支持他們。

下午六時四十五分，我身上帶了一百塊錢乘巴士來到維多利亞公園大門。下車時我依稀聽到售票員說：「又有一個大學生去參加示威了。」我聽了心中不知是甚麼味道。很久沒有到過維多利亞公園了，這時的遊人只是比平時略多，還沒有聚集的人羣，很多人還很自由自在的在球場上踢足球，放眼望去在近網球場那裏停了六七輛警車，四周有數十個警察佈防，好像有人在網球場裏被警察扣留，我很想走近一點，但是給在場的警察勸告走開。

在草地上有很多人走來走去。跟着在小山丘那裏有人大叫口號，有一個男子被兩個警察連拖帶拉的帶往網球場，後面跟着一大羣青年男女，大聲呼叫：「警察是中國人」，「反對暴力」等口號。持着攝影機和錄

音機的記者紛紛爭取有利位置，攝取珍貴鏡頭。這時不知人從那裏湧出來，草地上集結了分成幾組的人羣，主要是在小山丘那裏。主持示威的同學們都在左臂纏上一條寫上「保衛釣魚台」的黃色布條，有的派發傳單，有的拿着擴音器或攝影機，有的拿着紅底黃字「保衛釣魚台」的布條或是白色黑字的布條。參加示威和看熱鬧的人很多，整個公園都擠滿了人，警察沿着鐵柵十步一人佈防，防止外圍的人羣擁進草地，這時人數少說也有三四千人，有些本來在公園乘涼的人也加入示威（或是看熱鬧）的行列。一個印度婦人手拖着三個兒女也站在羣情激動的示威羣眾裏頭，也有一些坐在長椅上悠閒地看熱鬧。在這時候我遇見了好幾位朋友和同學，大家本來想同進共退，但是在混亂的人潮中失散了。

主持示威的同學在小山丘那裏拉起了布條，唱起慷慨激昂的「釣魚台戰歌」，呼着「保衛釣魚台」，「抗議美日勾結」，「釣魚台是我們的」，「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等口號，有幾位同學在警察追逐下把傳單拋向空中，一張張傳單隨風飄揚，煞是好看。數百個警察將公園團團圍着，跟着把大閘封鎖，禁止遊人進入。警察不斷用擴音機勸告羣眾離去，但是始終無效。另一方面警方採取「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的戰略，首先把那些手纏臂章，站着高呼口號，領導示威的同學拉走，警方對那些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竟然揮動警棍，不分青紅皂白迎頭擊下，有多位領導的同學被擊得頭破血流，連兩位採訪新聞的記者也遭到無妄之災，頭上血流如注，被拖走的同學還是不畏懼的高舉雙手作勝利狀。我真不明白爲甚麼那些警察對示威青年好像是懷着甚麼仇恨似的，可以面不改容棍如雨下，見到血染衣襟還不罷休。

在警棍淫威下，人羣被暫時驅散了，但是不久又在另一處集合，這時羣眾對警方的暴力行爲感到憤怒，口號暫時集中於「警察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更有些極端份子高叫「X皮狗，X皮豬」，弄得羣情激憤，有些受過日本迫害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更紛紛指罵日本無恥，強蠻無理，更有人大罵警察是日本的走狗。專行負責驅散和拘捕人羣的警察起初只有兩連，示威羣眾比他們多上好幾倍，看見示威羣眾此起彼伏，分頭示威，而且羣情洶湧，他們不敢再採取更激進的手段，只是排成隊伍衝散人羣，勸告羣眾離去，我親耳聽到一位警察對示威羣眾說：

「大佬，無法啦，上頭嘅命令。」還算他有人性，不致完全忘本。

這時大概是七時五十分，示威羣眾在和警方「打遊擊，捉迷藏」了好幾十分鐘，終於組成一支最成規模的行列，在草地的西面立定陣腳來，領導示威者呼籲人羣坐在地下，高呼口號，除了在外圍的朋友們是站着準備應變外，其他人都坐着喊口號，跟着為卅四年前當日死難的殉國志士靜默三分鐘。那忽地的靜寂是多麼的莊嚴神聖，是向暴力的最有力的控訴。靜默完畢，有人提議用實際行動抵制日貨，準備到大丸百貨公司示威，激動的人羣紛紛向西面的大門走出去。

警方消息靈通，不到幾秒鐘整隊頭戴鋼盔，手執長棍，持着籐盾，和配上催淚彈的防暴隊衝到大門防守，一大隊的警車在停車場停着。大門的警察橫排着，想走出去的人必須在他們的警棍籐盾叢中經過，我起初不大願意在這種提心吊膽的情況下走出大門，但是警方開始用堅壁清野的戰略，大隊增援的警察從公園裏面逐步將羣眾迫向西面的出口，這時在公園外邊傳來一陣響聲（不知是不是催淚彈），好漢不吃眼前虧，急急隨着人羣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走出警察陣，走出大門，空地全擠滿了人，有些人更爬過鐵絲網跳入兒童遊樂場。這時公園內有人拋石頭，有玻璃裂聲（傳說是擊中警察頭盔的玻璃），公園外人頭湧湧，羣情憤怒，很多人指着警車裏的警察辱罵：「X皮豬，X皮狗」，「賣國賊」和種種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幾輛警車開走了，人們更辱罵得震耳若聾。

最不幸的事情就在此時發生，一隊隊荷槍實彈揮動警棍的防暴隊從樂聲戲院那方面衝過來，真個當者披靡，人羣像潮水般急激後退，但是後無退路，前有如狼似虎的警察，於是失魂落魄的羣眾也相繼湧落馬路，散了下來。驟時整條馬路都擠滿了走避的羣眾，所有的交通工具迫得停頓下來，在指揮交通的交通警察也見勢色不對跳下交通亭跑掉了。這時的羣眾是失了理性的，一輛私家車試圖強自開行，衝過人羣，險些被人翻倒。一輛英軍裝甲車駛過時，羣眾更嘩聲四起。四週都是亂糟糟的。一個忠於職責的交通警員，看見前面車輛阻塞，意圖上前指揮交通，在交通亭附近被一羣極端滋事份子拖下警車，我在人叢中聽得他呼喝和求救聲，跟着有人叫「着火啦」，人羣又像潮水般的退後，一股熊熊的烈

火夾着濃密的黑煙從遠處升起，夾着輕微的爆炸聲。

現時大概是八時卅分，警方成功地將人羣驅成兩大堆，一堆向豪華戲院和禮頓道方面散去，一堆則被驅向新都戲院那方面。我隨着人羣退向新都戲院。這時我看見羣眾中有激烈份子，向警察投擲石頭，一個警察盲目的胡亂揮動警棍，見人便直撲橫掃，大聲叫：「死啦，冚家劇，打X死你」，雙方都是失掉了理智。我開始感到局勢的惡化，一場原是和平靜坐示威，再也不能像在荷花池那般有條不紊，那般和平，眼看情形再惡化下去，必定有更多的流血事件，於是沉思回家或是上同學家躲躲，但是交通不通行不得也。激烈份子又在新都附近燒了另一架電單車，在警方保護下一輛滅火車奉召到場施救，火燄在化學藥液噴射下逐漸撲滅。

也許警方的警棍威力無比，人羣不知怎的漸漸散了。看見衝突慢慢平息，我於是從銅鑼灣道走出來，經過一條橫街，看見圍着一羣人，便上前看個究竟。在那門前的石階上，赫然是兩灘觸目驚心的鮮血，一滴滴在地上開遍了數百朵血染成的鮮花，一條血路沿着大門進入尾房。在人們議論紛紛，抨擊防暴隊的狂暴，誤打無辜時，救護車到了，不一會救護人員扶着一個滿身鮮血的卅多歲男子出來，頭上包紮着的紗布還滲着血，但是我說你也不相信，他穿的是睡衣拖鞋，也許你會說他是被打破頭後才換上去的，這個嘛，我不是他我不知道，要是我是他才不那麼蠢呢？乖乖的還是躲在門後面偷偷看吧，何必走出來呢？要走出來倒不如提起勇氣走到公園去吧？

—— 七月七日晚 ——